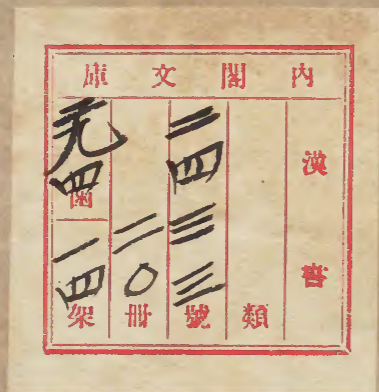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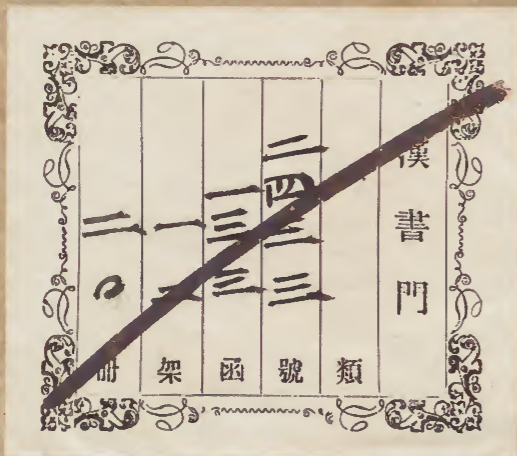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鈔

物異
四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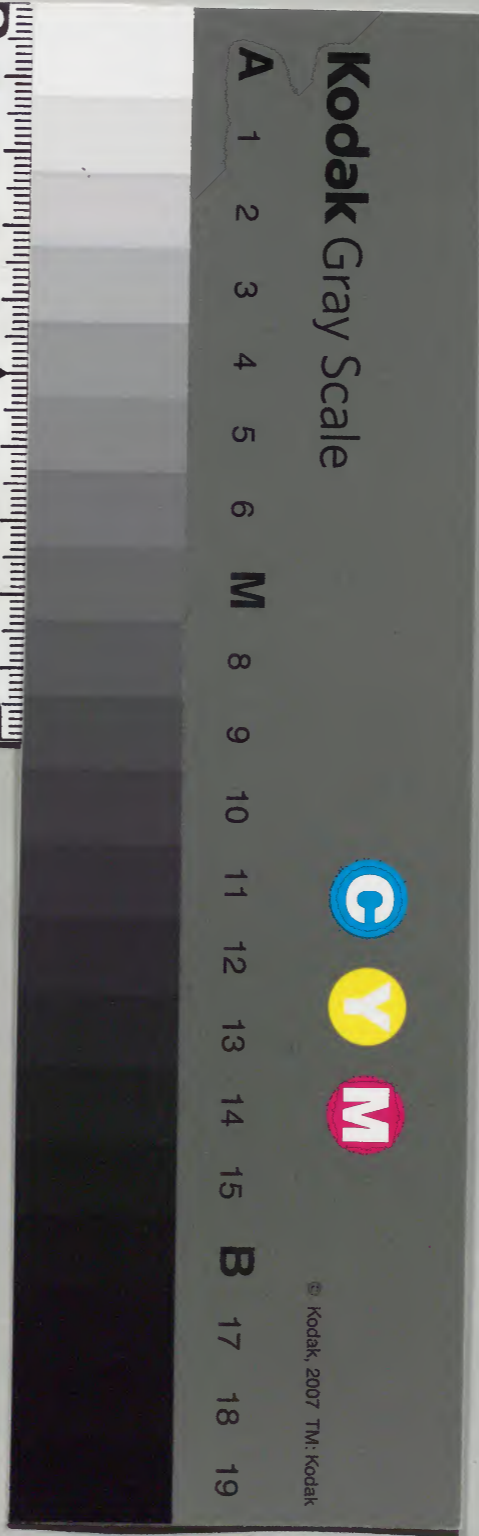
輿地

廿二之廿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3
冊數	20 (10)
函號	294 17

政書算
共二十



文獻通考鈔卷之二十二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淺草文庫
史以遇際亨鈔

重校

鄱陽

馬端臨貴與著

李 蘅杜若正

廣陵

鄭為光晦中鑒

廣陵

喬衛聖次武閱

史繼佚聞承較

物異考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
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
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深有所不通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
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
魚鼈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作物異考第二十

二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日潤

下火日炎上皆從水火自木日曲直言可操而曲可矯而直金日從革革更也可更銷鑄也

土爰稼穡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五行傳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

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修宮室飾臺榭

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

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經曰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通也古恭作肅從作乂讀日乂明作哲

聰作謀上聰則下謀睿作聖休徵善行之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

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咎徵言惡行曰

狂恒雨若僭恒暘若僭辭豫恒煥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凡言恒者謂

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

有龜孽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鷄禍鷄畜之有冠時則有下體生上

之病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若梁時則有青青祥青水色也青生於

唯金沴木沴參也凡貌言視聽思忿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

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服妖孽禍病青凡六沴之作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

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

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昧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

受其凶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

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月夕則下公

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視
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
之孽羸蟲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青赤祥
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思
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
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
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音毫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
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陰陽之神曰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首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唐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
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
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
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
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
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
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物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
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
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
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
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
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

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
非其物或發爲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
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
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
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
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
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
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
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
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
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

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
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
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
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
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然者也日
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
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
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
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
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
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老泉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

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
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
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
咎僭視之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
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
事遂強爲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
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
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
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
之不極厥極弱皇極
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
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
福應之哉若曰五福偕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

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

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耗增罰以陰五行傳云皇之不極
厥咎耗厥罰常陰此其

摠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耗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

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

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

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而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

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

驗增之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彙其失四

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

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

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

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

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耳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如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班固叙傳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春秋之占咎證是舉告征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專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乎况周得木德而

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得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者是不攷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地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鸚鵡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爲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

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弭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爲禍福之應其愚甚矣况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啣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關

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爲通論

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大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其牽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其

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為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
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禮記禮運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使各安其居不勞敝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

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也用金謂井人以時取金

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

美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退其爵祿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

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山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禮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

皆可俯而窺也器謂若銀甕丹甕也極聚草也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

則曲也銀甕丹甕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捺治而自

詭援神契云則是無故非有它事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

歐陽氏五代史王建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
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也
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
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當時天下治
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
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
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
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
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
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
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

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言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逆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官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宗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騶虞者文王之圖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

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漢章帝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致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夫二人位冠群臣乃爲諂媚之習蒙蔽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揀之道乎

按古今言祥瑞者詳於禮運而歷代史氏所述祥瑞因之然有無其證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為妖而謬以為祥者歐陽公胡氏致堂之論直正詞偉足以祛千古之惑破諂子之謬故備著之

水災

水太陰之氣也若臣道顯女謁行小人道長嚴刑以逞下民不堪其憂則陰類勝其氣應而水至其謫見于天月及辰星與列星之司水者為之變若七曜循中道之北皆水祥也

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殺人辟過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流殺人巳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漏水為災

水異

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數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竇亢也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邪辟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明水道也以妨王宮室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言為欲防固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壅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鬪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
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
出殘賊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
京房易傳曰君涵于酒淫于色賢者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

致堂胡氏曰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
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數千里
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
泉湧非所常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
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

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汗之處則萬里
停滯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

時後主
已卽位

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

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
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
血兵且起其後爲隋所滅

宋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河中府寶鼎縣漢泉有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
如雷郭璞注爾雅曰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湧出其深無
限名之爲漢卽此也泉本八眼其一尤沸猛上祀后土畢臨觀之七眼
皆涌此獨澄然若鑑詔賜泉北五龍廟曰神淵

紹興十四年五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
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與史記魯穀洛水鬪同占京房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鬪

醴泉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陽縣鳳源鄉有疾者飲之皆愈又相州永安縣韓陵山牧童指地得泉深尺餘汲取不竭飲者宿疾皆愈時或愆雨禱之必應四月丁巳兗州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指土得小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湧泉二十五眼又一眼出曾阜之上信宿勢加倍又別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而小味甚甘及今古錢百餘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貯水馳驛以獻分賜近臣詔設欄格謹護之六月詔建亭以靈液爲額

火災

魯襄公九年春宋災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闔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大亂之君天下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

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

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著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不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

九年夏四月陳火時楚靈王滅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招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社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巽為火為

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火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者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

屢於定哀之闢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日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以春秋時亳社兩觀桓釐廟災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

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巳西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南宮中門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椽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

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百姓死傷過半靈帝虛侈滋甚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繼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丘墟

魏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室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薏莆嘉

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晉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時賈后凶恣賈謐專朝惡罪宜見誅絕之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海西公太和中郟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唐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明堂火武太后欲避正殿徹樂宰相姚璹以

為火因人非天災也不宜貶損后乃御端門觀酺引建章故事復作明堂以厭之是歲內庫災燔二百餘區

宋嘉泰元年三月戊寅行都大火至于四月辛巳燔御史臺司農寺將

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厨班直諸

軍壘及民居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灼死之可知者五

十有九人而踐死者不可計都城九燬其七時百官皆僦以居是火

連山御史臺胥楊浩居舍諫議大夫程松請自是都民譌自相驚亡賴

戮浩以謝都民再疏始黥萬安軍猶免決因以縱火為姦利壬午上降次貶食下哀痛之詔內出帑錢一十六萬

焚室

火異

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

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朔始也以火生石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然可以爨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八日而滅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唐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

則焚歷年乃止火失其性而沴金也

宋開寶七年六月棗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有物如龍端拱元年瀘州

鹽井竭遣工入視忽有聲如雷火焰突出工被傷

木異

殷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二木合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兩手合

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

在下近草妖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

象朝將虛之應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眚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王伯葬之祖也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葬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

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時充斥尤甚遂窺間官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大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戮一說亦華孽也於易枯楊生華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音赴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須眉生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石勒微時所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不可量也

魏太武太延元年魏郡野木連理

隋文帝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唐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側檉杉皆變爲栢栢貫四時不改柯易葉有士君子之操檉杉柔脆小人性也象小人居君子之位延載元年九月內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萬木搖落而生花陰陽黷也傳曰天反時爲災又近常燠也

興元元年春亳州真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年其長丈有八尺至是枝

忽上聳高六尺周廻如蓋九尺餘李國姓也占曰木生枝聳國有寇盜是歲中書省枯柳復榮

宋咸平九年舒州懷寧縣民家二柳相距三尺許其枝合如一 資州梅樹與青桐樹上合成連理 太平軍紅橋連理又黃橘附桑枝而生 瑞聖園槐一株中分四枝上復合為一

熙寧元年三月簡州木連理是歲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為龍腦價為之賤至京師一兩纔直錢一千四百

隆興初漢陽軍有插柳枝於石罅者木無根石無土而秀茂成陰歲有華實先是郡獄誣服孝婦殺姑當刑祝髻上花以自明行刑者如其言而生此冤氣之鍾於木而木反麗土之常者也

嘉禾

周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於其食邑內得異禾畝壘穎穗也禾各生一壘而合為一穗故異也 獻諸天子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 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旅陳也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禾

漢哀帝建平元年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皇考南頓君為縣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清景殿西薨鸚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乃以清景殿為嘉禾殿

太中祥符六年二月泰州管內四縣生聖米大如芡實 九年慶州安化縣民王景溫田秫一糝二米

三朝瑞符志載自乾德以來至天禧郡縣所上嘉禾異麥野穀之屬殆不勝書姑撫其尤異者一二著于此

熙寧三年安州麥一本三穗至五穗凡十四莖深州麥秀兩歧或三四穗凡四十畝

元豐元年武康軍禾一莖十一穗

元祐三年劔州安國軍麥秀兩歧夔州苗十二穗

六年南劔粟一本三十九穗

政和二年知定州梁子野奏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壠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并中間壠內一科三莖上生粟三穗蔡州麥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者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台州進寧海縣早禾一稈二米者凡五石時方修明堂遂叶典禮詔拜表稱賀

四朝志載自熙寧以後至于宣政禾同穎麥兩歧之事尤多不及悉書

芝草 朱草

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草九莖連葉

瑞應圖王者敬事者老不失故舊則芝草

生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金芝色象金也銅池水雷也以銅為之函與舍

同

後漢光武中元元年夏赤草生於水崖

赤草朱草也大戴禮一日以後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

葉周而復始

貞觀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開寶七年陳州獻芝一本四十九莖

太中祥符元年東封遣官祭文宣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幘之象詔遣內侍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又東封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親獲芝十一本又州民所得二十六本且言泰山日生靈草軍民競採請量給緡錢絹帛從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

一百三十九本有貫草木附石連理及飾爲寶山者九月趙安仁來朝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十一本十月泰山芝草再生者甚衆辛丑車駕泛鄆州知州馬元方獻芝草五本甲辰欽若等又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並三連理五色重暈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瓦石草木五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州獻芝草三本類神仙佛象河中府酒厨榻上生芝一本十二葉其色如玉

三朝符瑞志載天禧以前草木之瑞史不絕書而芝草尤多然多出於大中祥符以後東封西祀之時王欽若丁謂之徒以此導諛且動以萬本計則何足瑞哉姑存其大畧云

金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顯王三年雨金于櫟陽

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一日鐵飛屬金不從革按鑄鐵而鐵不成正金不從革之異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檠檠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

程氏演繁露曰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按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傳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中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唐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宋紹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

金位正秋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災于朝 是歲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工制甚精中宵風雨輒聞嘶聲

玉石之異

春秋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

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

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眊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大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復卦之辭今易作朋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也顛墜聖人受命人君擄又

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立於水聖人以澤小人

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鷄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鉗子謂鉗徒攻

牢篡死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

太守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

乃伏誅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吏民作治五年不成與晉石言同應

師曠所謂民力凋盡傳云輕百姓者是也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春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

唐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己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音清遠如鐘磬

近石言也

南漢劉鋹時宮中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

宋政和三四年府畿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為瑪瑙尚方取為寶

器玩甚富

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

所過成蹊纔四尺而山之草木如故

歲凶

即五行所謂稼穡不成也然則歲凶年穀不登蓋土失其性所致而

地震山崩之屬亦土失其性也故以繼歲凶之後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

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時夫人淫于二叔內外亡別謂莊公二弟仲

慶父及孫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

亂之罰云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武昌尋還建業又起新館壯麗過甚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興土工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唐開成六年夏淮南飢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

宋明道二年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因飢成疫死者十二三官作粥糜以飼之然得食者輒死墟里幾為之空

建炎元年汴京大飢米升錢三百一鼠之直數百錢人啖道殣餘齒取水藻春槐葉以食

紹興十八年冬浙東江淮郡國多飢令諸道常平使者賑粟紹興府大飢民之仰

哺于官者二十八萬六千人賑之不給人食糟糠草木殍死殆半流民

渡江至行都事上聞令臨安府賑遣復業

淳熙九年春大亡麥行都飢於潛昌化縣人食草木出豐儲倉米萬石令尹臣為糜以食

之飢民之就食者一萬四千五百餘人浙西湖州浙東紹興府衢婺嚴明台州飢

徽州大飢種稔亦絕令常平使者賑恤之湖北七郡薦飢令帥臣賑之蜀潼利夔三路

郡國十八皆飢流徙者數千人令饒漕守臣分賑之

嘉定元年淮南大飢人食草木流徙江浙者百萬人先是開禧開邊淮

郡殘於兵火農久失業米斗二千殍死者十三四炮人肉馬矢中以食

詔所至郡國賑恤歸業時邦儲亦匱郡計不支去者多死亦有為濠豐

餘口俘掠而北者是歲行都亦飢米斗千錢詔發廩廣糴賑糶勸分

二年春兩淮荆襄建康府太飢米斗錢數千人食草木淮民刳道殣食

益發瘞瘠繼之人相搗噬流徙之聚於揚州者數千家渡江者聚建康

殍死日八九十人詔發廩賑施皆十萬餘石令州郡置粥院為糜以活之是秋諸路復大歉常潤

尤甚冬行都大飢殍者橫市道多棄兒十二月申戌令發粟賑施盡其月

地震

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震地三川竭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

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陽使不能升也

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為陰所填陽不得升也

失而在陰原必塞原謂水泉之本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以引出土氣者

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維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山川

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劉

向以為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

事執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述於褒姒廢其正后褒姒褒人所獻之女

臣相背厥異名水絕有名之水

昭公十九年五月巳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

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二十三年八月

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

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秦始皇十五年地動

十七年地動自樂徐以西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

漢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

北海琅邪地震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

後漢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

人其後武谿蠻口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

擊之為口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舍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震先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羗亂夏連十餘年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官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

延光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弟兄閻

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湧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八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

後主炎興二年蜀地震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宦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而改元專制不修臣迹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劉向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 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 十月

京都地震 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 十二月京都
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
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政此同事
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
則地裂父子分離口羗叛去

穆帝永和十年四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

隋文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唐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隱隱有聲折而復合經時
不止壞廬舍殆盡

至德元載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裂有聲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至
二載三月癸亥乃止

大曆十二年恒定二州地大震三日乃止東鹿寧晉地裂數丈沙石隨
水流出平地壞廬舍

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夜京師地震辛亥壬子丁卯戊辰庚午癸酉甲
戌乙亥皆震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

太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師地震屋瓦皆墜戶牖間有聲

宋景德元年正月丙申夜京師地震癸卯夜復震丁未夜又震屋宇皆
動有聲移時方止

景祐四年十二月甲申忻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
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死者五萬餘代州
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 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
鄆州地震終日滄州莫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

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衆 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十一月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癸卯瀛州地大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滄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 十二月潮州地再震是歲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震有踰半年震不止者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辛亥地震彌旬晝夜不止

嘉定十四年正月乙未地夜震大雷

山崩 地陷 地移 地長 川竭

春秋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旣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迫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

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二大夫召伯毛伯也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

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

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

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粱懷公誕子圉惠公之子也文公人圍而使殺之高梁晉地京房易

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離河三日不流離讀日壅晉君帥群臣而哭

之廼流從伯宗用輦者之言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

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

天下也後晉暴三卿厲公以弑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

也美惡周必復是歲之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樂書中行偃弑厲

公而立悼公

漢文帝二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沙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謂齊孝王將閭齊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賈誼鼂錯諫以為違古制恐為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

宋衛陳鄭漢七國同日眾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成帝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離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劉向以為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字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

發於參至辰也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和帝永元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

宵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垂離漢軍追討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戒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遷專政與大將軍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各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口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帝軟弱懷愍二帝俱辱口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後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暉曰火陽精也地陰主也地燃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終以自害時齊神武作宰侯景專擅河南神武崩景作亂

唐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各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于嶺南

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

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宋熙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峯越入盤嶺及谷摧陷於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填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峯上常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而山摧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陝西不雨五穀焦枯涇渭灞澇皆竭伯陽甫曰國必依山川山摧川竭亡之證也時秦民以飢離散壯者爲北人所買郡邑遂空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山川連體下

竭上必推占曰君德消政易則然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慶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里餘聲如雷
草木塚墓皆如初而故址爲淵潭時臨海縣清潭山亦自移唐志載金
滕曰山徙者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也此韓侂胄
擅朝之應

恒雨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
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秋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
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也
漢昭帝元始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烏雀時帝居喪不

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典故恒雨爲罰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以爲此
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劉向以爲旣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
異與春秋魯隱同其後亮卒見廢

晉元帝永昌元年春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興兵王師敗績
之應也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時頻年興師諸軍頗捷而士卒
疲弊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唐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
人入街市祭立冥大社崇明德門壞京城垣屋殆盡人亦乏食至德二
載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乃止

至德二年秋霖雨連月渠竇生魚

貞元二年正月乙未大雨雪至于庚子平地數尺雪上黃黑如塵 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時大飢至是麥將登復大雨霖衆心恐懼

大中十年四月雨至于九月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決壞民田

宋淳化四年七月京師大雨十晝夜不止

天禧四年七月京師連雨彌月甲子夜大雨流潦泛溢民舍軍營自是

頻雨及冬方止

嘉祐元年五月丁未晝夜大雨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自五月大雨不

止水壞官私廬舍城中繫棧渡人

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湧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

是日御崇政殿宰執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官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溺死官為塋祭其無主者千五

百八十八人

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

乾道二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夏寒江浙郡國損稼蠶麥不登

嘉定五年十一月雨雪積陰至于明年春二月淫雨

甘露

漢宣帝甘露元年甘露降

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

吳孫皓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遂改元

陳宣帝大建七年甘露頻降樂游苑立甘露亭

唐武德九年四月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泫如冰雪以示群臣

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叢等二千四百四十二

處

宋乾德四年二月長春節甘露降江陵府報恩院連十日霏微如烟霧
漬栢葉皆甘

太平興國三年正月甘露降壽州廨色如琥珀徧覆庭檜

端拱二年二月甘露降壽州廨園栢及資聖寺檜狀若華蕩色如凝脂
咸平元年富順監有甘露降梅柳霏灑如珠

景德元年九月甘露降桂州永寧縣桐樹如稻米色白

建中靖國元年距宣和七年中外言甘露降多不可紀其尤著者大觀
初降于九成宮帝鶴室三年冬降于尚書省及曹御製七言四韻詩賜
執政以下其後內自禁中及宣和殿延福宮神霄宮下至三學開封府
大理寺宰臣私第皆有之歲歲拜表稱賀

三朝國史有符瑞志內述甘露自乾德而後州縣所上甚多咸平以
來尤甚幾無歲無之此姑著其一二云

恒暘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既死諸侯從楚僖
尤得楚心外倚強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
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一
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專盟會公孫
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
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

後漢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
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
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
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

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桓帝延熹元年六月旱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
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
爲天亡

吳孫權嘉禾四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

晉武帝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
餘人人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
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
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
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
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太
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
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
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故旱災應初帝起兵襄陽破張冲敗陳伯之
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卽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唐武德四年自春不雨至于七月雨少陰之氣其氣毀則不雨少陰者
金也金爲刑爲兵刑不辜兵不戢則金氣毀故常爲旱火爲盛陽陽氣
強悍故聖人制禮以節之禮失則僭而驕炕以導盛陽火勝則金衰故
亦旱於五行土實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闕又常爲旱天官有東井主
水事天漢天江亦水祥也水與火仇而受制于土土火謫見若日蝕過

分而未至與七曜循中道之南皆旱祥也
宋乾德二年正月京師旱下不雨冬無雪
五年正月京師旱秋復旱冬無雪
端拱二年五月京師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早上憂形於色蔬食致禱是
歲河南登萊深冀旱甚民多饑死詔發倉粟貸之人五斗
淳化二年春京師大旱蝗冬復大旱是歲河南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
陽等三十六州軍旱
五年六月京師旱疫遣太醫和藥救之
明道二年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因饑成疫死者十二三官作
粥糜以飼之得食輒死

恒燠

春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說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
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叛周室成公時
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
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
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
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
淫無度之應

唐天寶元年冬無冰先儒以爲陰失節也又曰知罪不誅其罰燠夏則
暑殺人冬則物華實蓋當寒反燠象宜刑而賞之也

長慶二年冬少雪不冰凍草木萌蕒如正月

宋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槁山石可灼人死於暑者甚
衆

慶元六年冬燠無雪桃李華蟄蟲不藏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冬不冰時韓侂胄擅朝陰脇陽之象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益水數十錢暍死者甚衆

恒寒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秦始皇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嫪郎到反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應也

漢武帝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為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

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口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後漢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水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時祥賊

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帝流遷失政

晉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日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北齊武成河清元年歲大寒讖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時帝淫於文宣李氏又殺其子冤酷之應

唐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栢柿樹多死占曰有德遭險厥災暴寒

二十年二月庚戌始雷大雨雹震電大雨雪既雷則不當雪陰脇陽也宋至和二年自春至夏隕霜殺桑

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水滑人馬不能行飛鳥多死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大雪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或雹或雨水或冰渰尺餘連日不解台州雪深丈餘民凍死

嘉定六年六月亡暑

雹

劉向以水冰爲木不曲直唐志以冰花爲華孽愚按木不曲直與華孽者皆花木失其常性而爲妖者也若木冰乃寒脇木而成冰則妖不在木也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故以與雹同類而附恒寒之後云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音紛氣寒木不曲直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

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漢武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蜚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霍皇后廢

晉惠帝三年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公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勒下書有司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諛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宜趣必不然矣今雖有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久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唐咸亨二年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風折木落則天門鳩尾三先儒以爲雹者陰脇陽也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

宋紹興七年二月癸卯先一夕雷後一日雪癸丑又雹按晉書雷以二月出陽出發洩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春秋以陰脇陽爲臣專權時秦檜始大用是其應也

紹熙二年三月癸酉大風雨雹大如桃李實平地盈尺壞城郭民舍七百餘家鄉落四千三百餘家禾苗不殖桑麻種麥蔬果皆損

木冰

晉孝武大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王恭庾楷殷仲堪居外藩與王國寶等構怨終同夷滅

唐永徽二年十一月甲申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爲木少陽貴臣象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勝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樹介兵象

冰花

唐景福中滄州城墜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芬敷者時人以為地當有兵難近華孽也

宋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冰隱起文爲桃李華雜人物之狀

宋紹興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出撫淮西軍寓家建康府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芬敷日易以水變趣奇出畫春暄乃止近華孽也說曰其地常有兵難

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帶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亦華孽類也

恒風

春秋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鵙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鵙音五狄反左氏傳曰風也劉

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鵙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鵙之數云

漢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一圍已七百餘株其後晨迎氣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中平五年六月丙寅

大風拔樹

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以爲時刑大風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霧自尊驕僭過度此心思不存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誅滅

吳孫權太平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南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嚴對役繁賦重區霧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晉元帝永昌元年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瞽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瞽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唐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易翼爲風重翼以申命其及物也象人君誥命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甚也其占大臣專恣而氣盛衆逆同志君行蒙暗施於事則皆傷害故常風又

飄風入宮闕一日再三若風聲如雷觸地而起爲兵將興

開元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鴟尾盡落端門號令所從出也

元和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燼臭如燔皮日映大風而止

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此地當大殺戮

太和九年四月辛丑大風拔木萬株墮舍元殿四鴟尾拔殿庭樹三壞金吾伏舍廢城門樓觀內外三十餘所光化門西城十數雉壞

宋開寶九年四月宋州大風壞甲仗庫城樓軍營民舍凡四千五百九十六區

景德四年三月甲寅夕京師大風黃塵蔽日自大名府歷京畿害桑稼靖康元年正月望夜大風起西北有聲吹沙走石盡明日乃止 二月

戊申大風起東北揚塵翳空 三月己巳夜五更大風乍慢乍急聲如
叫怒 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折木 閏十一月甲寅大風起北方雪
繼作積數尺連夜不停

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暄狂風迅發竟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二
丈餘濶數尺時時見庚戌大風雨 二月乙酉大風折木晚尤甚 三
月丁酉風霾己亥大風 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辛酉西北風益甚
苦寒

嘉定三年八月癸酉大風連日大木皆拔折禾穗墮果實上露禱至于
丙子乃息後御史朝諸帝陵于紹興府歸奏風壞陵殿宮墻六十餘所
折陵木二千餘株

恒陰

漢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亾嗣立昌邑王賀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
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
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
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
明效也

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
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
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帝爲會稽王此常陰之罰也

隋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蔽君明則雲陰
時獨孤后與楊素譖太子勇廢之

唐長壽元年九月戊戌黃霧四塞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于地而應于天黃爲土土爲中宮

天寶十四年冬三月常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

光化四年冬昭宗在東內武德門煙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

宋紹興三年自正月陰晦陽光不舒者四十餘日

八年三月乙卯晝蒙京房易傳曰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四月積雨方止氛霧四塞晝日無光近常陰也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日晝晦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師大震晝晦此夜妖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符堅時大風晝暝恒星皆見太史以爲西南國亡明年堅陷蜀

梁元帝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暝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後主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暝入鼻酸辛後主昏昧近夜妖時北軍臨江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至覆亡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暝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川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

亡之應京房易飛侯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

隋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占同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後周顯德六年六月辛卯辰巳間京師天地晦冥澍雨驟降雨中有腥氣其日世宗崩

宋淳化三年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冥雷震有頃乃止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暝風迅發竟日丁未霧氣四塞人對面不相視

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汴京風霾日無光劉向日正晝而冥陰爲陽臣制君也是日張邦昌僭位

紹興八年三月甲寅晝晦日無光陰霧四塞乙卯晝夜雲氣晦濁

雷震

劉向日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坤下震上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兌下震上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人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京房占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冬雷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賞謫罰災則消矣

春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正晝雷其廟獨冥此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安帝義熙四年六月庚寅雷震一廟破東鴟尾徹柱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陳宣帝大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
唐貞觀十一年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樹震耀天之威怒以象殺戮槐古者三公所樹也
延和元年六月淮南偃師縣李村村有震電入民家地震裂澗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井廁相通或衝冢墓樞出平地無損李國姓也震電威刑之象地陰類也

宋至道元年三月甲戌京師雷未發聲召司天監丞趙昭益問之云按

占雷不發聲寬政之應也

咸平六年十一月甲午京師暴雷震司天言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時議改元肆赦詔宰相增廣條目采民病悉除之

乾道七年正月丙戌雷自是迄夏無雷

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劉向說以爲雷常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

物自鳴 卽五行志所謂鼓妖也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今所載凡不當鳴而鳴者皆入焉

漢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

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八月博立坐為奸謀博自殺立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

王莽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所舉士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跌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隋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唐武德二年三月太行山聖人崖有聲占曰有寇至

宋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上將禱雨太一宮乘輿未駕有大聲發自內及于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藉有矢巾屨者近鼓妖也

物自動即五行志所謂木沴金也志中惟載金石自動今所載凡非動物而自動者皆入焉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牡所以下開者也亦以鐵為之京房易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木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

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梁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為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以比石虎之敗殿壁畫

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睦孟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

唐天寶五年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俎具膳羞中夜鼎躍相鬪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宋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旣而郡有火火勝金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變怪也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物自壞 卽五行志所謂金沴木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僖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僖公左氏說曰登僖於閔上逆祀也又末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太室屋壞象魯自是而

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漢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爲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

哀帝時太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慢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

崩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又軍始引

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誅穎奔死
 陳後主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
 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時後主盛修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
 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竟
 為隋所滅宗廟為墟
 北齊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
 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擄於長安
 唐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質明殿階及欄檻三
 十餘間自壞含元路寢大朝會之所御也正月朔一歲之元王者之事
 大所以儆者重矣

人異

按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昌邑王時霍

光將議廢立而夏侯勝援此以諫王出游光與張安世疑謀已泄
 而驚異其說然則所謂下人伐上之痾乃犯上反叛之謂然歷代
 史志只謂之人痾而所載者則形體之妖異或舉動言語之狂惑
 或化為異物或已死復生殊不及叛逆之事蓋人痾者妖也叛逆
 者其應也又下而犯上臣而背君其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痾云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
 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日男化為女官刑
 濫也如淳曰官刑之行大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
 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長安西北有鎬池君
則池神也因言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
江神告之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兒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媿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群妖惟此類不改乃成凶也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龜龜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

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龜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

魏明帝太和三年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日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古以為王莽曹操之證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鼃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事同吳亡之象也

晉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尾黃色

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口所害此其徵也

元帝大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為亂是其徵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後咸通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嚼大嚼三倍如初歲餘死北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也人足不當有爪而有者將致

獲人之變也時晉公護專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帝誅之

隋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

鴈門

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郡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說者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息之驗也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者一三男一女者一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

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

逃去

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為虎者與唐志顯慶三年人病同占又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

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鄉鄉與三家纔相去一二里病氣同所鍾也

又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兒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人病之異也

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每關則六臂並運

慶元元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 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腋有肉翅

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應此人病也後數年金人失中原

服妖

鄭子臧好聚鵠冠鵠今鄭文公惡之使盜殺劉向以為近服妖也

漢昭帝昌邑王賀遣中大失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仄古側字也謂之側註言形側立而下註

也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

後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時智者

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

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與婦女又

之狀

卷之二十一

見

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與家所爲京都翕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子寶曰上饒奢下儉通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瑋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天子之應也

孝武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皮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臘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

易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褵離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爲淺露至神龍末褵離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

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爲武官何爲此裝束近服妖也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褵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鞵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其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皆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婦人則簪步搖釵矜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褵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褵逐水流

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惟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圓髻者上不自樹也悲啼者憂恤象也

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爲囚髻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世俗尚以琉璃爲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宋太祖建隆初時當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

紹興初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尚集翠羽爲之與唐志百鳥毛織裙同占二十一交趾貢翠羽數百上命焚之通衢

五蟲之異

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龔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

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靈帝光和三年正月虎見樂平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政

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光和中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口于問養馬口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

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

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舉兵相攻天子西移王政隔

舉其占與京房同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

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此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

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

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

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

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七年十一月庚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

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居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

為亂階殆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磨見於前獲之孫

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

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之四科之實磨興於前或斯故乎

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

芝蓋列于克庭之乘

梁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群鳴邑中

且空虚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東魏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

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北齊武平末并鄴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狩大體

以白色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既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

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為貪暴殘賊人

物食人之隱尋為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雖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

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既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

不悟遂以取滅

隋煬帝大業四年張掖獲玄狐

唐大曆六年八月丁丑獲白兔于太極殿之內廊占曰國有憂白喪祥

也

後漢乾祐二年五月潁州進白鹿 周顯德三年潁州進白兔

宋乾德五年有象自至京師群臣表賀以為巨獸也遠方而來國家當

撫有海南之兆也未幾廣南平

咸平中潭州獻白鹿潁州獻白麕單州獻白麀開封府太唐縣獻黑兔

沂州獻紫兔

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 十二月嵐州獲白鹿

七年秋有狐由良嶽直入御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為群秋成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

群圍行道車馬保伍積穀委之乃解圍

麒麟

漢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唐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絳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見至來

年改元麟德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重峰觀按瑞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
宋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牡獸一角似鹿無班文角端有肉性馴詔群臣參驗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援引圖史以爲麟乃上言曰案春秋曰麇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公羊傳曰止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則麟出今國海內一統故仁獸出實王者之大瑞宰相宋琪李昉等同其義皆奉表稱賀
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商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歆以爲羽蟲之孽鼎宗廟之器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公象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故能攘其妖致百年之壽

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

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術也魄然安定意也鄭云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鵬

擊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

漢武帝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爲雄輅與路同軫音零廐名也毛衣變化而

不鳴不將無距將謂率領其距群雞足附骨鬪時所用刺之

元帝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

爲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爲人起居之節

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

年顯伏辜此其效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鵲鵲也音綠焚其巢男子孫通等

聞山中群鳥戴鵲聲往視見巢古然盡墮地中有三戴鳥子殼燒死新

哺者日殼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

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

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

世易姓之禍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為皇后姊妹專寵後宮有子者殺之

并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

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

斷頭懸著樹枝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

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

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

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鵲鵲題胡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

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音共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

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

謂覩妖知懼者也雖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

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吳孫權赤鳥元年以有赤鳥之祥改元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中吳以為鳳凰明年改

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

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

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

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眾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

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眾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

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北齊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隋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鳥

唐貞觀十六年立晉王爲太子雌雉集太極殿前雄雉集東宮顯德殿前太極三朝所會也帝以問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玉故雄雉見秦地所以彰明德也上悅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鵠兩鸚鵡同巢

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四足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群鳥隨而噪之近羽虫孽也

貞元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 八月潞州進白鵠 十一月潭州

進赤鳥

大中八年九月考城縣民家雄雞化爲雌伏子而雄鳴雄化爲雌王室將卑之象反雌伏也漢宣帝時有此異至元帝而王氏始萌蓋馴致其禍也

宋乾德六年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獻白鵠 太平興國五年祕書丞

郭延釗獻紫鵲 九年江陵獻綠鵲易州獻紅鵲潁州獻白雉西京獻

白鳩 至道元年知通利軍錢昭序獲赤鳥以獻上曰鳥色正如渥丹

正火德之應也貝州獻白鷓鴣越州獻白鸚鵡

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麀鹿鴛鴦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一

七

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誠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鸚正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真背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青城之難

紹興初陳州民蓄雞忽人言近雞禍也後河南爲僞齊所據時松陽縣民家雞生三足與唐志景龍中雞禍同占縣治有雞伏卵毛生殼外近雞禍亦毛孽也

鳳凰 龍蛇 魚 龜 蟲

漢昭帝始元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四年五月鳳凰集北海安丘淳于

地節二年四月鳳凰集魯群鳥從之

元康二年三月以鳳凰集賜天下吏民爵女子牛酒鰥寡高年帛

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群鳥從者以萬數

四年冬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 十二月鳳凰集上林

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

東坡蘇氏曰黃霸傳言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長者下詔稱揚此可疑也霸以鵠爲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耶

致堂胡氏曰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凰表太平之瑞也何

爲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育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
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
以明之丞相霸以鵠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爲鳳凰而
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鵠爲神爵神爵爲鳳凰則鳳凰群集非鵠而何
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尚不足貴况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
疑而發一笑爲後世自欺之戒也或曰漢權歸外家自五鳳始殆天
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夏孔甲之時天降二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

豢養也穀
食曰豢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

擾音柔馴也能
順養得其嗜慾

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

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
而使求之懼而遷去

漢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

休息而
寢也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

往視則見交龍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惠帝二年正月癸酉且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
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
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有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
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
復興此易代之徵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
五年沛國言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曰其
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般
登然而記至四十五年登尚在時延康元年魏主丕嗣位三月黃龍見
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

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卽皇帝位改元

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鷄雛京房易傳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晉太康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侯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翺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武

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土相害二十八年果有劉石僭竊神器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廡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殺

劉裕徵時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觀焉及貴龍形更大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歿不可殺裕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步
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
龍

宋文帝發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
此乃夏禹所以受命吾何德以堪之至都群臣勸進卽位

唐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磚下有長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
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蛇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蛇蝦蟆皆陰類朝堂
出非其所也

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
決水瀦洛城卽以天竺法呪之數日蛇裂

蜀王武定三年八月有龍三十見洵陽水中

宋紹興七年五月乙酉汴京有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劉豫亟命葺

之君龍象也宣德帝居也非豫所宜僭龍撼滅亡象也是歲僞齊亡

乾道五年七月乙亥隆興府武寧縣龍鬪于西北大雨俄頃迅雷起東
南二龍奔逃墜珠如輪其他復塘村牧童得之自是邑境連歲有水災
易坤上六龍戰于野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與唐志天寶十四載同占
春秋書龍鬪于洧淵亦水祥也

漢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

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一尺七枚皆京房易傳曰海
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
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

東關之敗

晉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

亦兵類也魚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天陽也
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天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
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
唐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
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宋政和二年內出魚純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館拜表解賀
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旁各具五指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戎邾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白龜長五尺
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虎攻陷邾江者莫不沉溺所養
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既抵岸
廻顧而去
唐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

上元二年有鼃聚于揚州城門上節度使鄧景山以問族弟珽對曰鼃
介物兵象也

太平興國間永州益州饒州萬安永州新州俱獻六目龜
大如掌綠毛覆甲潤澤可愛 蘇州獻白龜大如錢其色瑩潔 兗州

衛州獻金龜餘不及錄
嘉祐八年十月禹州芝草叢生不得異龜

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首龜以為瑞蔡京信
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而京

主之意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
宣和四年雄州地大震玄武見於州之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朱漆筋

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漢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
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之而不少得集未央宮殿中朝

者坐

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建武三年野蠶成繭

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符堅將爲赦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

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

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

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黑

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蒼蠅乎聲狀非常吾

固惡之

唐貞觀十三年野蠶食柵葉成繭大如柵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又收八千三百石

宋開寶六年漢陽軍獻蛤有文隱起成龍長五寸許金色鱗甲皎然

太中祥符元年五月開封府酸棗縣民程矩家蠶繭自成被色輕重密

緻柔滑非人功可及

五年五月藤州鐔津縣野蠶成繭是州不產絲蠶此食山柘而成絨絲以獻

梁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柏葉皆盡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

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

食物之應也

唐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

姓有過忘予一人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

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貞元元年夏蝗東白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

畜毛靡有孑遺餓殣枕道民蒸蝗曝颺去翅足而食之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道州飛蝗害稼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珣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賞之

西餓殍尤甚死者十有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借粟麥晉氏自此衰矣

時蝗旱相繼人民流遷飢者盈路關

漢乾祐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蝶生化為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復命尚書侍郎段希堯祭東嶽太府卿劉皞祭中嶽皆慮蟲螟為災故也

唐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猫職捕嚙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姦

天寶元年十月魏郡猫鼠同乳同乳者甚于同處

後唐清泰三年三月有蛇鼠鬪于師子門外鼠殺蛇其年十二月晉高祖起兵於太原

文獻通考鈔卷之二十二終

文獻通考鈔卷之二十三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遇際亨鈔

鄱陽 馬端臨貴與著

李 蘅杜若正

廣陵 鄭為光晦中鑒

仇必昌天球閱

奚文炳仲彪較

輿地考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采多所統采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置諸州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采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

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至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帝

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冀青徐兖揚北至于幽陵幽州南至于交趾

交州西至于流沙在張液居延縣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

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虞舜攝帝位

分為十二州雍荆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兖揚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

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

下載祀六百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

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

外曰蠻畿又外曰蠻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至成

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楊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

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

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蠻口戎狄不在其數逮乎下分

地上配天象所定疆次總標十二及周之末唯有七國

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

漢興以秦地太大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凡為十三州部

刺史司隸并荆兖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

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

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

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豫兖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有置秦州

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祈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白帝並為重鎮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楊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埭須塢並為重鎮

晉分十九州部司兗豫冀并青徐荆揚涼雍秦益梁寧雲南幽平廣平交廣

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

國盡秦漢之士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大抵北境

則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

宋二十有二州揚南徐南兗南豫豫江青冀司荆郢湘雍梁秦益

寧廣交越白東晉成帝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漢淮之間郡凡二百

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後魏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

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後十年餘而宋亡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州郡悉因宋代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大通北伐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蹙為梁有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隋軍采石京口渡江平之

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城畧地至于滑臺許昌彭城太武帝時大啟土宇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劔閣兼得淮西之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畧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自東魏

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
 自三代以前為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離析漸多至于魏齊
 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仍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民
 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民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
 任煬帝復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
 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
 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
 軍戎後改為都督府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關內
 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劔南嶺南既北矧突厥頡利西平
 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開元二十一年分
 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都畿東都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

右山南東山南西劔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又於邊境置節

度經畧使式遘四裔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

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

浪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玄菟樂浪

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為東口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具伊吾交

河北庭安西則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

漢代成胡所據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數中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宋氏

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

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光

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

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

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

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
 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
 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
 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爲
 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
 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領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
 東漢而荆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
 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東路
 八曰江南西路九曰荆湖南路十曰荆湖北路十一曰兩浙路十二曰
 福建路十三曰益州路十四曰梓州路十五曰利州路十六曰夔州路
 十七曰廣南東路十八曰廣南西路凡十八路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
 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夔北際中山東西六千
 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熙寧始務闢國崇寧紹述
 遂興西事拓地立城雖夏人侵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
 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鮮有寧
 歲凡所建州軍闕城塞堡紛然殆不可勝記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
 閱三歲而禍變遽作矣

古九州

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于陶唐分而爲九其制最大顓帝制九州堯

治水還爲九州舜分爲十二州夏商並爲九州按周之本

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今分別地里故以爲首

雍州西據黑

水東距西河黑水今張掖郡西河則龍門之河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

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隴西金城會

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地

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荆山在今襄陽郡南其北境至于河今河南府陝

郡之南境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

川淮陽汝陰汝南淮安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西境雍

襄陽武當漢東等郡地州南境

豫州東境兗州皆以河為界河自今文城絳郡西龍門南流至華陰東

過今汲郡黎陽縣東大峽山又東入于海今河內汲郡鄴都廣平鉅鹿

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上合范陽順義歸化德化媽川漁

陽密雲北平柳城河東絳都陝郡之北境平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

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樓煩鴈門兗州舊為濟河之間孔安國云東南

定襄安邊馬邑雲中單于等郡地兗州舊為濟河之間據濟西北距河

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岱泰山也在今魯郡界自泰山之東至于海今

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自泰山之南淮之北海之西也今彭

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華山之南今華陰之西南黑水出張掖郡

中洋川安房陵通川隣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始寧成安符陽

巴川南賓南浦閩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議和議資

陽南溪河池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曲江交川合川益昌普安

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廬山通化越嵩雲南洪源等

郡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北自淮之南東南距于海閩中以來地今廣

地揚州北據淮南距海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蕪春

弋陽宣城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

陽信安鄞陽潯陽之東境豫章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臨

浦臨江潮陽郡地自晉以地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

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賦職方山蔽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荆

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

有捨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則嶺南之地非九州境

荆州北據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今襄陽郡界南至今衡陽郡桂嶺

安陸齊安漢陽江夏義陽潯陽之西境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陵桂陽

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長涪川盧溪廬陽靈溪潭陽清江播川義

泉夜郎龍溪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

非九州封域之內也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析於其中

其有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隣接附入云
夾溲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
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
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為史
者至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按禹九州之後虞分為十二州周職方之九州又與禹異兩漢為
十三州置刺史以統郡歷代因之其後置郡彌多而土宇彌狹且

堯州之域景城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邯鄲今廣平鄴郡之西南境皆是也
 義歸德饒陽之北境趙博陵之東境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皆是也
 及兗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是也
 西之東境皆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是也
 城等郡太原今太原西河河東今河東絳郡代郡今安邊及馬邑雁門今雁門皆是也
 皆是也太原今太原西河雁門今雁門皆是也
 邑之南境雁門今雁門雲中今雲中及三川郡今安邊及馬邑之北境皆今雁門是也
 此為冀州國九幽州國十并州國九之北境今雁門漢武置十三州
 因前代為冀州理於鄴并州今河東絳郡幽州今安邊及馬邑雁門今雁門皆是也
 陽今太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十三幽州領郡七并州領郡七雁門領郡七皆是也
 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為符堅所陷堅敗
 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
 道范陽郡廣平郡饒陽郡常山郡博陵郡信都郡趙郡郡鉅鹿郡河東郡道東
 絳郡北平平陽郡太原郡上黨郡西河郡高平郡大寧郡昌化郡文義郡歸化郡等郡
 城陽城定襄樂平雁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都畿河內關

內道于唐末營平二州陷于契丹梁初劉仁恭父子據幽燕繼而為晉
 王所滅晉滅梁稱唐唐末石敬瑭叛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
 媯儒武寰十六州賂契丹資其兵伐唐為晉晉亡漢繼之漢亡為周劉
 旻據河東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二州周亡宋受命太宗以太平興國
 四年平劉繼元盡得河東之地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為河北河東兩路
 其後又分河北為東西二路宣和間遣使約女真夾攻遼取石晉所沒
 之地十六州遼既亡金人止以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來歸遼
 將張穀又以平州來降繼復為金所取靖康後冀地盡沒于金
 冀州堯都所在壇城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
 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里
 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口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
 文武兼資焉俱通

并州 古之并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

兩谷之間故為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

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祁川曰虘池嘔夷寢曰涑易其利布帛人二

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

此為并州領郡九兼得雍州之域今上都以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靈

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

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棄之至晉亦置并州領

國六理 晉陽 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

平陽今平陽縣以東地盡入石勒及符堅姚興赫連勃勃於河東郡置并

州姚興又分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拆不可詳也今之并

州為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北陵郡界有堯城

亦高辛氏子實沉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曰帝遷高辛氏

金天氏之裔曰允格臺駘以處太原註云太夏太原晉陽縣也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

大叔故參為叔虞子燮改為晉侯唐有晉水故改為晉中國曰太原口狄曰太

鹵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大鹵太原大夏夏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

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智伯與韓魏國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

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領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

并州右有恒山之險又有大河之固北魏改為太原國并州仍舊晉

因之領郡國六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

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唐為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

年置北都後復為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

北京屬河東道宋又為河東節度領縣十三太原晉陽樂文水陽曲

孟壽陽廣後唐為西京又為北京周太祖即位劉旻據河東稱帝都

陽交城

其地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繁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屬平定軍交城屬大遼監七年移治唐明鎮寶元二年以大通監交城縣隸州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鬻伯於商丘至參今應天是也遷實沉於大夏至商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火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下河東在戊寅三年重午日實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口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矣靖康元年五月李綱為宣撫使督諸軍救太原九月九日太原陷晉之地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郡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所築其中又有三城一曰大明城董安于

所築又一城東魏靜帝置晉陽宮於此隋更名新城又一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

營州 殷時為孤竹國地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官曰和龍

宮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闕於龍山皝率屬僚觀之以祭大牢二龍交首嬉戲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曰和龍宮後燕慕容

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寶為馮跋所滅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為營

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唐復為營州或為柳城萬歲通天元年為

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置平盧軍東

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為軍城西有五守捉城屬河北

道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復陷

契丹

契丹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末契丹沒於金

幽州 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

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也山昔顓頊都於帝丘其

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復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

山曰醫無閭藪曰豸養川曰河沛寢曰菑時其利漁鹽民一男三女

畜宜四擾馬牛穀宜三種黍稷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秦滅燕以

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

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

屬焉玄菟樂浪等郡並今遼水之東宜在禹貢青州之域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

因前代理於薊晉亦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涿今范陽縣晉亂陷於石勒慕容雋

符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謂范陽郡古涿鹿也黃帝

尤戰於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焉謂之渤海之間亦一都會也薊縣燕之所

也石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

獨鹿鳴澤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於北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

為燕范陽二國兼置幽州領郡國七慕容雋常都之後魏置幽州北

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

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又為大都督府後唐為盧龍節度石晉初沒

於契丹至宋僅得永清縣置霸州得盧臺軍地置乾寧軍餘悉為契

丹所有契丹改為燕山府建為燕京以轄檀順景薊涿易六郡號為

燕京路宣和間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以其地來歸七年金入冠郭

藥師以燕山叛降之遂沒於金紹興二十年金主亮徙都之改為大

興府號中都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也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澗沮會同厥土

黑墳其草繇其木條浮于濟潔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濟舜置十二牧充

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兖州其山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沛寢曰盧
 濰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蓋以兗水為名又兗之
 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穢殺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
 衛之分野漢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皆其分野今靈昌濮陽之西北境濟陽之西北境博平之西南境皆是兼得魏宋
 齊趙之交漢之酸棗縣今靈昌之西境宜屬魏漢之東平及東郡之西
 之高樂高城重台陽信平原今濟陽之東南境皆宜屬宋漢之泰山渤海
 傳平之東境皆宜屬齊漢之信都清河渤海郡南至浮水今清河博平
 之北境境城之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東郡今靈昌濮陽濟陽碭郡之東
 北境皆宜屬趙今東平齊郡之北境今平原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今清河景漢武
 置十三州此為兖州領郡八後漢並因前代理昌邑今魯郡金鄉縣也魏晉亦置兖州
 領郡八理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永嘉之後陷于石勒宋武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兖州
 領郡六初理滑臺後理瑕丘滑臺今陵昌郡瑕丘今魯郡縣自二漢以
 後立兖州非悉是古州疆域所領郡國東境兼入青州之地西境則入
 荆河州宋末其地入後魏自後分割不可詳焉唐分置十五郡此為河

南道靈昌濮陽濟陽東平等郡皆是也河北道梁時滄德二州為唐所

有末年貝博二州為唐所取唐滅梁傳晉漢周皆有其地宋以魏博貝

滄德棣為河北東路濮鄆濟為京東西路滑為京西北路靖康後沒於

金

兖州舊疆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
 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為爭戰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維甚自宇內平

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其界蓋從岱山東歷密州東

也遼水嶧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瀉萊夷作牧舜分青州為

營州皆置牧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其遼東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

益大周之青州兼有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祁藪曰孟豬川

曰淮泗寢曰沂沭其利蒲漁人二男二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蓋以上

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

漢之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

濟南皆其分也

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

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等郡地是

琅琊之東境

密郡地也

遼東今安東府秦亂項羽宰割天下以其地為國曰膠東

以田氏為王理即墨今東

萊郡

齊以田都為王理臨淄

濟北以田安為王理博陽謂之三齊

漢武置十三州此亦

為青州

領郡國六後漢因之

領郡國五理臨淄

魏晉亦因之領郡國六晉又置

平州

領郡國五理昌黎今安東府也

懷帝末沒於石勒慕容皝及慕容恪滅冉閔剋青州

州至符氏平燕復有其地及符氏敗後刺史符朗以州降晉晉以為幽

州

以辟閭渾為刺史鎮廣固

安帝時平州又陷於慕容垂其青州又為慕容德所據

復改青州

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

後為劉裕所剋復置青州

時以羊穆之為刺史鎮廣固平州

自慕容垂後又沒於馮跋旋為後魏所有其青州宋分為青冀三州

領青冀

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唐分置十五部

理歷城今濟南郡縣

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唐分置十五部

此為河南道

北海濟南淄川東萊高密

河北道今之安東府宋為東京路建炎後沒於金

青州古齊號強國憑負山海擅利益鉄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

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

以誠信逮于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儒雅盛典晉惠之後淪沒僭偽

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

禹貢曰海岱及淮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土赤殖草

木漸苞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浮于淮泗達于河亦舜十二牧之一周併

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益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為名在

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

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其分也今魯郡之東南境及琅琊之南

境東海臨淮之北境皆其地處音間

兼得宋齊吳之交

漢之楚國山陽今彭城及魯郡之西境皆宜屬宋漢之瑯琊泰山今

齊漢州臨淮之北境

瑯琊之西境

今瑯琊屬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泗水今臨淮彭城郡是也

其地為徐州

領郡國四

後漢並因之前代

理於邾今臨淮郡下邳縣是也

魏晉亦曰徐州領郡國七

理彭城 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唯半而已餘並沒於石氏宋初因之領郡十三

明帝初地入于後魏其後不可詳焉唐分置十三部此為河南道彭城臨淮

魯郡東海唐末海泗二州為揚行密所據其後為南唐周世宗伐南唐

取二州宋分為京東路沂京西路徐淮東道泗建炎後沒於金惟海泗

二州屢得屢失紹興議和卒割以遺金

徐州古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

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方必爭之國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

况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畧同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篠簜既敷草天木喬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舜置

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數曰具區川

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鳥孔雀翡翠之屬獸犀象

屬之穀宜稻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

也在於天官斗則吳之分野漢之會稽九江丹陽鄣郡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其分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

陽歷陽廬江同安宜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鄞陽尋陽鄣郡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

樂清源漳浦臨江等郡地也按吳國之分雖強盛之時亦不全兼得揚州之地今配星次且約漢書其歷代所屬則各具於諸郡兼得楚

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汝南地今新蔡陽宜屬楚亦古荒服之國春

秋時屬吳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置郡此為

九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新蔡今宣城新安新

春弋陽鄱陽郡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郡是鄣定丹陽郡之西

境及吳興郡會稽今丹陽郡之東境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閩中

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江等郡皆是南海郡之東境今潮陽漢收九江曰淮南國及封

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帝置十三州

此為揚州領郡六後漢因之理歷陽漢未移理壽春劉繇又移理曲阿歷

正備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也魏晉亦置揚州理壽春平吳領郡十八理建業

今丹陽郡 元帝渡江揚州遂為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東為

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領郡十

康卽建業順帝 又分置南兖州領郡九南徐州領郡十七南荆河

州領郡十三江州領郡九齊並因前代唯徙置豫州領郡七北兖州領

七理淮北徐州領郡五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淮

南道廣陵廬江蕪春同安永陽江南道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

永嘉新安長樂清源宣城鄞郡鄞陽南康五代淮南江東西

為南唐兩浙為吳越閩為王氏其後南唐取閩至宋開寶八年取南唐

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納土始盡有揚州之地為淮南東西路浙東西路

江東西路福建路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瀕海地非形

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距守閩越遐阻

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

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亦因

顏謝徐庾之風焉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荆山南及江漢同歸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又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舜置十二牧荆

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荊州爾雅口漢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

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荆強

也言其氣躁強亦言荆驚也或取名於荆山焉蓋蠻夷之國槃瓠之種

昔高辛氏有畜犬曰槃瓠帝妻以少女其

子孫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詩人所謂蠻荆也春秋至戰

國時並為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

陵巴東江陵竟陵富水義陽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江夏巴陵長沙衡

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靈陽靈溪潭陽

清江等郡 兼得韓秦之交漢之南陽之地今播川義泉涪川夜郎溱溪宜屬秦

秦平天下置郡此為南郡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黔中今武

陽黔中寧陵盧溪陽靈潭陽等郡地皆是長沙今長沙巴陵衡陽

也漢改秦黔中郡為武陵郡即今武陵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荆州領郡其五溪

等郡是南陽之東境今義陽漢漢末曹公赤壁敗後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初理武陵

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拓今南陽漢漢末曹公赤壁敗後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初理武陵

今武陵郡武陵縣也後漢末曹公赤壁敗後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初理武陵

西境屬蜀東及劉備歿後所分之地悉復屬吳而荆州南北雙立魏荆

苑今南陽郡吳荆晉亦置荆州領郡十九初理襄陽平吳理南郡今江

州理江陵今郡也宋分置荆州領郡十二魏武昌今江夏郡縣

也其後遷徙無常處自王抗宋分置荆州領郡十二魏武昌今江夏郡縣

以後復理江陵不復移改宋分置荆州領郡十二魏武昌今江夏郡縣

州領郡六雍州領郡十理襄陽今郡地刺史所理則在古湘州領郡十

今齊並因之其後割裂不可詳也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東道江陵

南路及夔路之施黔思播等州云

荆州含帶蠻蠻土地遼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故謂荆州為

陝西也以比周郡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緒道蒨

澤被孟瀦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浮于洛河舜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澗曰波澹其利麻漆絲枲

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謂之穀宜五種黍稷稻豫州

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

得伊闕也北至于河房心則宋之分野漢之沛梁濟陰皆其分也觜

觜參則魏之分野漢之高陵以並及陳留汝南之召陵隱強新汲武

文獻通考少

原武卷皆其分也今弘農郡之北境滎陽之東北境潁川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并陳留郡地也

分野漢之南陽及潁川之汝南及潁川之汝南及潁川之汝南

府之西境漢東境南陽武當等郡也兼得秦楚之交

之境宜屬秦漢之汝南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

南境漢之南郡北境今襄陽郡地也並宜屬楚也

川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今華陽縣郡濟

郡地是也南陽郡之東境北境今漢東淮南陽郡地是也

置十三州此為豫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弘農之

理洛豫州領郡國十梁國項今永嘉之亂豫州沒於劉石符姚宋初

及其南境置豫州領郡十項城縣也永嘉之亂豫州沒於劉石符姚宋初

唐分置十五部此為都畿河南府陝郡等郡及河東道

其豫州之境俱為京師輔郡置京東路開封單拱應京西路河南汝鄭

均陳穎蔡唐兼得陝西路號淮東路南渡後俱沒于金惟得京西之

襄陽均隨棗陽光化而已

荆河之間四方輻湊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晉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自

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逮乎二

魏爰及齊周河洛汝穎迭為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

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世之期可延久

也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

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自漢川已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

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

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賁彭濮之人也蜀之先帝嘗封其支庶於蜀其後稱王長曰蚕

叢次曰伯雍 周末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宿亦

秦之分野 漢之巴蜀廣漢犍為武都梓潼越嶲等今通都潯山南平涪

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

政陰平油江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蒙陽唐安臨邛盧山

通化臨翼越嶲雲南等郡皆是 又得楚之交 漢之漢中今漢中洋川安

秦平天下置郡為漢中 今漢中洋川郡安巴 今通川潯山南平涪陵南

陽巴川南浦閬中南充盛 蜀 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

山雲安岳之東境皆是 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地並是 隴西

郡之南境 今河 內史之南境 今上 其餘土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互羗

戎口之地 今健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故夜郎侯

懷道同昌陰平油江交川合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 漢武帝置

十三州此為益州領郡八益之為言隘也言其地隘險亦曰疆壤益大

平之置益州 領郡九屬國三理 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地後漢建武中

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之 益領郡八理成都 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

領郡四理雲 惠帝以後李特據之至穆帝時平之其後沒於符堅後又

復其地安帝時譙縱據之後又收復宋梁益寧三州並因前代 梁領郡

領郡二十九 更置秦州 領郡十四 齊及梁初多因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

所部叛降後魏南 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西魏亦因之復入于梁 西魏

至劔閣悉失之 梁滅再復其地 將遠奚武平漢川 自是以後所置州郡割

裂無恒不可詳記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西道 漢中通川巴川清化

咸安盛山始寧南平 山南東道 房陵南賓 劔南道 蜀郡唐安濛陽德陽

符陽潯山等郡皆是 山南西道 通義梓潼巴西普安

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嶲南溪遂寧仁壽犍為盧山瀘川陽安安

岳洪源陰平同昌油江臨翼歸誠洪源靜川恭化維川和義雲山蓬山

雲南充 兼分入京畿 上洛 隴右道 同谷武都 及黔中道 涪陵 唐末蜀地

為王建所據後唐滅王氏而取其地孟知祥復據之至宋乾德三年平

孟蜀始盡得梁州之地分為益州利州梓州夔州四路云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于戰國又為秦有資其勢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弱水既西涇

屬渭汭漆沮既從鄠水攸同荆歧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

至于瀦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渭汭舜

置十二牧雍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雍閉周禮

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岳藪曰弦蒲川曰涇汭寢曰渭洛其利玉石

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周自武王克

殷都於鄠鎬則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維邑以歧鄠之地賜秦襄公

乃為秦地矣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

地東自函關西至隴關界二關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漢之

扶風馮翊北地郡安定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其分

地今京兆扶風馮翊華陰之西境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靈武五原

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

城會寧安鄉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兼得魏趙

之交漢之高陵以東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也始皇置四十郡

此為內史今京兆華陰馮翊扶上郡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

定彭原安化平涼靈九原今九原安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

武五原寧朔等郡地北地是

之西南境今榆其餘郡縣自漢後歷代開置其伊吾以西並雍州之封

域外羗口地也臨洮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古雍州域內

秦滅項籍分秦地為三國曰雍以章邯為塞王都櫟陽翟翟以董

謂之三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

寒涼也又置司隸領三輔後漢時司隸涼州並如前代州理於隴今天

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舊屬司隸改京兆尹為大馮

朔扶風各除左右

文獻通考少

卷之二十三

晉置雍州

領郡國七

涼州

領郡國八

秦州

領郡六

上啓帝之後劉

聰石勒符堅姚萇相繼據之及姚泓為宋武帝所滅後屬赫連勃勃其

州縣之名不可得而紀也後魏以其地置北秦雍南秦三州雍州理京

地秦州理天水今郡止邽縣南秦州理洛谷城今天水郡伏羌郡頗得古雍州之地迨西魏以後及于

周氏分裂制置其名甚多不可悉數隋氏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

詳所統唐分置十部此為京畿京北府華陽馬翊關內道定安彭原

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平隴右道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

原九源會寧五原新秦朔方安北等郡隴右道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

酒泉金城安鄉寧塞臨洮和政張掖伊吾等郡天寶盜起中國而河西隴右不守陷於吐蕃至

大中咸通始復隴右宋為陝西路及河東路麟府內夏銀綏宥靜靈鹽

諸郡為西夏所據甘涼瓜沙肅西伊安北安西北庭亦沒於西夏及諸

藩慶曆初分陝西緣邊為秦鳳涇源環慶鄜延四路熙寧間又以熙河

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各置帥五年又以五路三十四州軍分為兩路

永興軍等路京兆河中陝延同華耀郿邠秦鳳等路鳳翔秦涇熙隴成

鎮戎德順通遠紹興初置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富平之敗陝西五路俱陷于

金吳玠胡世將等力戰守鳳翔之和尙原九年和議成歸我陝西地十

年背盟入寇再取陝西僅餘階成岷鳳四州以屬四州之利州路云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被山帶河秦氏資

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

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

則遷戶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之京輔稱為難理其

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口戎多尙武節自東漢魏晉羗氏

屢擾旋則符姚迭據五梁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

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杜氏通典按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

文獻通考少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
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源
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
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云按水經晉郭景純註
三卷後魏酈道元註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
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訪求久之方得又其經云濟水過壽
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
又云滄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
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
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
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註解又甚踈畧亦多迂
恠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

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
發源亦引禹記山經釋法明國諱改焉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註
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
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
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
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
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註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
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
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人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
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
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
之北其本記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准的班固云言九州者尙書近

水經注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之矣誠爲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
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比禹記山經
猶枝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
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
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記以于闐山出玉乃
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
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群羌種衆雖多不相統
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
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
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
書云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卽叙又范曄後漢書云羌在漢金城
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典羌謂之賜支
蓋折支也然則折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
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
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
不知覩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
歐陽氏輿地廣記河水出崑崙自古言者皆失其實禹本紀山海經
固已迂恠誕妄而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亦爲臆說騫使大夏見
葱嶺于闐二河合流注蒲昌海其水亭居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積
石爲中國河此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河通流也漢武帝
以于闐山出玉按古圖書因名河所由曰崑崙至唐之時吐蕃爲大
國居積石西唐聘之往來非一始見黃河在吐蕃中西南數千里向
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而吐蕃又言崑崙在其國內長慶中劉元鼎
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

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口紫山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也口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浚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大畧如此

古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

野謂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其分也今南海義寧郡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潯江感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新興新寧陵水南昌寧越定川寧浦橫山修德龍池安南武峩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永化銀陵永定玉山合浦安樂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溫水湯泉等郡是也
兼得楚之交漢零陵桂陽今始安之北境及始興皆宜屬楚秦始皇畧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安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龍嶺三也今江華郡

永明嶺是昨渚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也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

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等郡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潯江蒼梧臨江水朗寧懷澤寧浦橫山象武峩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叛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

討平之分秦南海桂林象郡置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并舊九郡是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州方千里畧得之置儋耳朱崖二郡至元帝時以其數反罷棄之後兼置交趾刺

史領七郡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歷代開拓今臨潭扶南正平樂古朱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等郡是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

交州領郡七時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其上表請立為州置牧初理龍編縣郡今安南府尹也乃置交州牧徙理蒼梧廣信

縣郡今郡其邈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佉之舞漢末

其地並屬吳仍分爲廣州領郡三後屬以建寧太守遥領交州晋平蜀

亦然及平吳仍舊交廣二州並因前代交領宋分爲廣州領郡十七交

州領郡五越州領郡三齊並因之廣州領郡二十三交州領郡十二梁陳以

來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唐分十五部此爲嶺南道五代時爲劉氏所據

宋乾德四年平南漢始盡得嶺南之地分爲廣南東路西路

五嶺之南人雜口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

室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

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逆節爰自前代至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

寧其地也

馬氏曰先儒謂宋北不得燕薊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長安

不可都此專以形勢言也然愚嘗論之漢唐都於長安西北皆隣強

口漢之初興也河西五郡皆匈奴之地去長安密邇故口騎入寇則

烽火通於甘泉唐之初興也突厥雄據西北故入寇卽犯渭橋高祖

至欲徙都以避之可謂逼矣然孝武用兵取河西奪其美地薦草以

置郡縣議者謂斷匈奴之右臂而口遂衰至宣元間卒稱臣請命太

宗平突厥俘高昌置安西北庭二府至肅宗時西北二口反能以兵

助討安史復兩京然則漢唐之於口口也或取其地以爲我有或役

其兵以爲我用則密邇寇敵之地豈果不可都哉蓋宋之兵力劣於

前代遠甚故景德時澶淵小警而議者遽謀幸蜀幸江南以避之靖

康後女真南牧一鼓傳汴再駕陷京城不一二年間踰河越淮跨江

躡浙歷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地雖有金湯之險幅員之廣而望風奔

北大駕航海幾不知稅駕之所失在兵弱非闕於地之不廣且險也

假令承平時盡得幽薊靈夏之地而兵勢不振如此亦豈能救中天

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教法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薦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賚實在於斯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亂誠謂削厚爲薄散醇爲醜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益疾時澆巧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勉其慕尚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爲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畧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官馬武請殄□□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

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畧勲伐西陲青海之戍哥舒討吐蕃東北天門之師安祿山討奚契丹磧西怛邏之戰高仙芝伐石國雲南渡瀘之役楊國忠討蠻閣羅鳳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其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為殷鑒者矣唐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為冤酷

東裔

東口有九種曰吠口方口黃口白口赤口玄口風口陽口干口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口者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口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口人始叛其後知后發即位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侯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口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口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口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口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琊遂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口皆散為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五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島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

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度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反奔退
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
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卽魏時挹婁自周
初貢楛矢石柝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
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口書文並同華夏其閩越
之地秦平天下以爲郡及秦亂其帥父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
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虛其地自後雖人庶復集遂爲郡縣矣

范曄論曰王制云東方曰口口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

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

子衣冠帶劔食獸使二文虎在傍外國圖曰去琅琊三萬里山海經
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昔箕子違衰殷
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

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開也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

東口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

憤以爲九口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

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

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

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倭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
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
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隋開皇中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
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口書有無禮者勿
復以聞唐時始更號日本其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

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宋雍熙元年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唐季寓縣分割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胃鮮能嗣續可嘆也其地畿內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凡十四州共統百二十六郡東山道凡八州共統百二十二郡北陸道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山陽道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皆裔然所記

南蠻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于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讐至楚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復振遂屬於楚及英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師單程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州各置校尉以撫寧之群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自利及後周平梁益自爾遂同華人矣以其黔中東謝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以後置羈縻

州領之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說文曰媵女人所居自稱媵我也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媵徒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口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獯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綿亘數千里稚髻跪足衣斑斕布褐名為獯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為伍以木葉覆屋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為糧暇則獵食

山獸以續食俗喜讎殺猜忍輕死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稗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犯省地求斗升以免死久乃玩狎雖豐歲猶剽掠沿邊省民與獯犬牙者風聲氣習及筋力技藝略相當或與通婚姻結仇怨往往為獯鄉道而分鹵獲獯既自識徑路遂數數侵軼邊民遂不能誰何攻害田廬剽穀粟牛畜無歲無之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趨入巢穴官軍不可入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以徧防加久戍勞費又獯人常以山貨沙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塩米山田易旱乾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締仇怨則又私出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元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其可用者七千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獯通為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獯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獯

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絕之彼見邊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買有塩米之利皆驩然聽命最後擇勇敢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徭頭首深入生徑羅曼等洞尤狠戾素不賓化者亦以近徭利害諭之悉從乃爲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徭大悅伍藉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遠徭弗率必須先破近徭近徭欲動亦須先勝邊團始能越至城郭然亦難矣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躡至滇池方三百里今雲南郡共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未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之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至武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爲益州郡今雲南郡賜滇王王印長復其人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爲侯蠻口盡反莽遣平蠻將軍馮茂擊之不能尅而還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口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栢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人及朱提口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郡界群口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向獲其羸弱穀畜斬棟蠶師凡首擄萬餘人諸口悉平至蜀後王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爲建寧分建寧永昌今雲南郡也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

西原蠻

廣容之南邕桂之西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

雄爲首領藉其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官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洞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洞烟火民丁以官兵盡護之大抵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叅寨官皆橫挺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於主將視邕管如朝廷望經略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比年不然諸洞不供租賦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提舉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惰不舉職且口走洞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洞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醜焉原其始皆邊吏冒法徇利致然此弊固未易悉數也

交趾

交趾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爲交趾郡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朱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欵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上宇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僞署繼爲交趾節度使至璉襲位聞宋太祖克平嶺表遂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國土人極少半是省民南州客旅誘人作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婢僕擔夫至州洞則縛而賣之轉賣入交趾歲不下數百千人又有
秀才僧道伎術及配隸亡命逃奔之者甚多不能鼓鑄泉貨純用中
國小銅錢皆商旅洩而出者按掠賣婢奴與士人遊邊及透漏錢寶
出外界三者法禁具在今玩弊如此蓋安撫都監沿邊溪洞司不得
人邊政頽靡奸宄肆行所致日滋月長未艾也及邊吏多無財用植
立竊斗升癘土苟活待盡而已何暇顧邊防國事者宜痛心疾首焉

西戎

杜氏通典邊防序略曰西戎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
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
南接蜀漢徼外蠻□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
五穀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妻後母納嫠
嫂如□□之俗故國無鰥寡種繁熾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

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
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
爲蕃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于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
餘種皆反舊爲酋豪秦平天下西逐諸羌出塞漢武帝又西逐渡河
湟初開河西置四郡其後先零種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
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克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
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
之徙七千口於三輔和帝以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東
犯趙魏寇及雍城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
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惟西羌
屢梗焉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至永嘉後吐谷渾興焉本遼
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于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爲

強國後魏末其主自號可汗建官多効中國洎隋煬帝大破之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遂盡有其地薛仁貴劉審禮李敬玄前後與戰皆大敗武太后如意初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後累破遂劣於曩時矣

代宗時吐蕃入長安幸陝避之至宋不為邊患且助擊西夏

范曄論曰羗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群種蠡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頭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人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驅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之珍微糧粟塩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魁首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履干折之道始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羗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痾於心腹也

根為盡其根本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口豸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

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貶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氏

氏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蚩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氏人勇戇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魏武之初諸氏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

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為氏羌所擾江統深惟四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隔不相侵涉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猜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定廩其道路之糧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閩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

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
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多少戎狄
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
以全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令我遷之傳食而
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
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
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
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又云
并州之胡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可爲寒心此亦魏武分置西河離石
間者詳見北口後未及十年并州胡劉元海果首禍焉

西域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

之南東則接

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皆從屬
匈奴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
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
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昭帝時募人徙田輪
臺以給外國使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時漢獨護南
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雀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
吉迎之乃因使者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
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枝莎車之地屯田校尉
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四十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中故治焉至王莽時四
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

河西郡縣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閻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及班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不能從數年至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言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孝武深爲久長之計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羗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竄跡遠藏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財賄日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內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班勇亦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盡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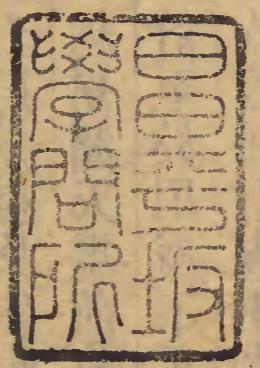
不內屬會間者羗亂西域復絕北口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
嚴其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餘人宜復之復置護
西域副校尉居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南疆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
於是以勇爲西域長史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
帝永建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
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
矣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西
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自
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

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
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
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
人力屈財竭困之以凶年群盜並起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且下
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
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畧別區域
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卽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
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路又遠得之不爲
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
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
于闐之屬數遣使請都護置質聖人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
矣亦何以尚茲



文化甲戌

